

来自花花世界的 烦恼

当代世界纪实报告文学精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来自花花世界的烦恼

——当代世界纪实报告文学精选

王 永 利 编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0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韩继海

封面设计：李欣

来自花花世界的烦恼

——当代世界纪实报告文学精选

Laizi Huahuashijie de Fannao

王永利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0 12/16

字数：210,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464

ISBN 7-207-01624-7/I·334 定价：4.80 元

前 言

报告纪实文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既有新闻性，又具有文学性。我国读者熟悉的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都是著名的报告文学。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采写了不少轰动全球的报告、纪实文学，如美国调查“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及编辑本·布雷德利共同撰写的《总统的全班人马》，苏联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撰写的《阿尔贝特的孩子们》，可以说把报告、纪实文学从简单的时代记录，发展为对社会、人生、历史、事件、人物的深度审视和多维思考，乃至起到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这也许正是报告、纪实文学深受人们喜爱的缘故吧。

这本《当代世界纪实报告文学精选》，以其清新流畅的文笔，编译了八十年代以来外国有一定深度和代表性的作品，为我们鉴赏和了解当代外国报告、纪实文学的发展和现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秘密战争》真实地叙述了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战场的状况，首次披露了苏联人对这场战争的怀疑与新的评价；《死神的召唤》生动描写了与爱滋病抗争的患者和医生在绝望与挣扎中的复杂心态；《在色情的洪水猛兽面前》描绘了美国司法部长米斯在抵制日溢泛滥的色

情书刊和音像制品时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在一些难度较大题材的开掘上,如《飞机被劫之后》、《在流血的亚马孙腹地》、《广告与血案》等,随着视角的转移和深度探微,读来令人俯首沉思;此外,《来自天堂的烦恼》、《办公室的爱情》、《灰色人生》等,则以迥然不同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当代人在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甜酸苦辣;《人类的悲歌》、《冰海沉船被发现》,则生动地再现了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的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从中不难看出外国纪实报告文学作者尊重事实,观察敏锐,既大刀阔斧纵横捭阖,又饱蘸感情,充满哲理和人情味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的编译者王永利同志是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在全国好新闻和全国优秀电视新闻节目评选中,曾多次获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笔耕不辍,实难可贵。当然,限于资料和语言条件,本书所选的文章,英美篇幅较多,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选译较少,疏漏和错误亦在所难免。最后,谨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与本书的编译者和广大读者共勉。

王亚玲

1989年7月24日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王亚玲	1
死神的召唤		
——一个医生与爱滋病患者的故事		
.....	(美) 卡尔·伯恩斯坦	1
秘密战争.....	(苏) 阿尔乔姆·博罗维克	12
世界新拳王.....	(美)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29
在色情的洪水猛兽面前		
.....	(美) 理查德·施滕格尔	43
广告与血案.....	(美) 乔舒亚·哈默	56
办公室的爱情.....	(美) 芭芭拉·坎特罗维茨	68
时装设计大师——昂加罗		
.....	(法) 詹内特·科南特	78
在流血的亚马孙腹地		
——理查德·雷蒙德神父的故事		
.....	(巴西) 乔舒亚·哈默	89
人类的悲歌.....	(美) 鲍勃·伍德沃德	100
毒品世界中的少年		
.....	(美) 雅各布·V·拉马尔	115
地狱之夜.....	(印度) 帕拉夫·比德威	133
冰海沉船被发现.....	(美) 米利尔默·马伯奇等	148

生命的风帆·····	(美) 朱丽叶·克莱因	154
最后的典礼·····	(新西兰) 阿兰·鲁斯伯里德尔	167
少年撒旦·····	(美) 米歇尔·格林	173
巨星之梦·····	(美) 理查德·佐格林 丹·古德盖姆	185
街舰队的革命		
——埃迪·沙和鲁珀特·默多克改变了英国新闻 出版业的面貌		
·····	(英) 詹姆斯·凯利	202
从刀笔文书到新闻巨头		
·····	(英) 埃德伍德·苔斯蒙德	215
飞机被劫之后·····	(美) 杰基·宁克·弗卢格	219
校园里的罪恶·····	(美) 奥滕·泰丁斯	232
神圣的使命·····	(美) 戴维·万·比玛	238
弥合创伤		
——里根的儿子迈克尔发现了自己的胞弟的故事		
·····	(美) 马戈特·多尔蒂	247
明星的陨落·····	(美) 布拉德·达拉	257
利马的厨房革命·····	(秘鲁) 亚格尔·扎克	268
来自天堂的烦恼		
——记英国王子查尔斯和妻子黛安娜		
·····	(英) 特里·史密斯	275
火焰篇 (上)		
——安德鲁王子与莎拉的爱情故事		
·····	(英) 特里·史密斯	289

火焰篇（下）

——安德鲁王子与莎拉王妃的故事

..... (英) 特里·史密斯	298
金色童年..... (英) 邦尼·约翰逊	302
不减肥，就坐牢..... (美) 尼克·兰伯托	311
灰色的人生..... (意大利) 戈弗里多·帕里斯	317
你好，巴伐利亚..... (西德) 弗里茨·米勒	322
和红军一起长征的外国俘虏 (英) 弗里埃·史密斯	328

死神的召唤

——一个医生与爱滋病患者的故事

(美) 卡尔·伯恩斯坦

爱滋病，这位摩登的死神，它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恐惧，给西方文明又罩上一层阴影。这时，一个男人向死神走来，他毫不畏惧，勇敢地掀起她脸上的面纱……

1

1985年4月的一天，杰拉尔德·弗里德兰坐在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年轻妇女身旁，尽可能温和地告诉这位女人她快要死了。玛丽亚的皮肤白如凝脂，金色的头发象瀑布，她太漂亮太有魅力了，简直就象金苹果故事中美丽的公主海伦。她安详地听着这一不幸的消息，双肺嘶鸣着在呼吸。作为纽约蒙蒂医疗中心爱滋病医疗队的队长，弗里德兰坦率地告诉玛丽亚真实的病情。自从1981年来，他无数次这样通知他的病人，在希望和现实之间寻求着折衷和平衡。然而，玛丽亚象一朵盛开的玫瑰，医疗队中的每一位医生和护士都不愿相信她已成为这种灾难性疾病的牺牲品。

人们一般把患有爱滋病的人与同性恋或作风不正派联系起来，因而鄙视他们。其实，并不尽然。玛丽亚生活很有规

律，从不吸毒，作风正派。她健康，性格开朗乐观，富于生活情趣。她的丈夫尼凯也非常健康，富有正义感。不幸的是，玛丽亚21岁时，曾与一位名叫贾米的男子结了婚。贾米高大、粗壮、漂亮，从事商业，颇有成就。后来，玛丽亚发现贾米爱上了另一位女人，并同那个女人生了孩子。1977年，玛丽亚愤怒地把贾米从她的床上赶走了，结束了这场婚姻。然而，贾米曾往静脉注射过毒品。那不洁的针头，把吗啡和病毒一同注进了他的血液。一九八四年，贾米死在一家医院里。作为贾米的前妻，玛丽亚也受了害，潜伏期竟长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玛丽亚只与丈夫尼凯有性生活。尼凯是干净的，这一点，她和医生都很清楚。玛丽亚是受害者，她的人格无可非议。

最近，玛丽亚得了重感冒，两周后，愈加严重。一位医生诊断是气喘，另一位医生认为是对猫过敏，打针吃药全不见效。后来，她说话困难，咳嗽哮喘十分剧烈。一天，她刚要出门上班，突然感觉不好，返回家后，便瘫倒在床上。“你哪不舒服？”她的两个可爱的孩子问她。“感冒了。”她强作微笑对孩子说。一位朋友来看她，吓了一跳，就把她送到医院。

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诊断是支气管炎。刚好弗里德兰到这里巡诊，他看了看病情，建议重新对玛丽亚进行诊断。他没有责备这位女医生。在这种扑朔迷离的病情中，没有经验的医生是很难把握准确的。

玛丽亚皮肤白晰，漂亮的脸上总带有一种诡秘的微笑。通过活组织检查，证实了弗里德兰的推断，玛丽亚得了爱滋

病，她快死了。弗里德兰心情沉重地坐在玛丽亚的身旁，一种不祥的预感传遍了玛丽亚的全身。

“你说什么？”玛丽亚听完弗里德兰的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抬起头，仿佛透过一层浓雾才能看到弗里德兰。弗里德兰是一个结实、健壮、胸部宽厚的男子，46岁，留着一撮灰胡须。他的头发卷曲着，盖住了白大褂的衣领。他露出和蔼的微笑，可他那蓝蓝的深潭般的眼睛显得十分疲倦，他那浓浓的眉毛也拧成了疙瘩。玛丽亚几乎晕眩过去。

弗里德兰轻轻地握住玛丽亚的手，他不仅自己这样做，同时教导他的学生助手们都这样做，大胆地抚摸爱滋病患者，给他们温暖和信心；而不能象其他人那样，对爱滋病患者避之犹恐不及，仿佛他们比麻风病人还令人恐惧。

弗里德兰平静地与玛丽亚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认为告诉病人实情，并不等于对病人猛击一闷棍。他宁愿和病人一道建立起希望和信心。他胸有成竹地告诉玛丽亚，他们已能够使病人的生命延长二年半。他告诉玛丽亚，她的咳嗽哮喘都可以治好，她会有一段健康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还可以重新工作。但是，由于她的免疫功能失灵，各种传染病会更频繁更猛烈地再度侵入她的肌体，患者的大脑甚至可能比身体先行死亡。

玛丽亚感谢弗里德兰的直率，她微笑起来，对弗里德兰充满了信任。弗里德兰也被玛丽亚的坚强感动了，这位病人不同寻常，她敢于正视死亡。

在这场瘟疫蔓延的早期，弗里德兰有一天夜里曾做过这样一个梦：他梦见纽约的人都死光了。他闲逛在大街上，见这座大都会只呈现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他乘公共汽车、升降火车穿过一座座楼房和商店，一条条街道都空了，到处横躺着因爱滋病而死的尸体……

他醒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荒唐的梦。他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死亡和奄奄一息的气氛中，他时而为死者哀痛，时而为生者的痛苦焦虑，他的理智有时也被感情的激流所替代，挫折、疲劳和看不到胜利的彷徨使他有时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做着荒凉的梦；这场灾难结束了，人类消亡了。

美国五年前确认有22000余人患有爱滋病，现在据政府统计，已上升到27万人。弗里德兰率领他的医疗队深入纽约市外的村镇，在黑人和穷人集中的棚户区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他们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超过了任何一家医院。他们的患者，更多的是中下层劳动者，其中大多数是静脉注射毒品者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婴儿。

弗里德兰是于1981年参加并组建这个医疗队的。他是一名传染病学专家。他们一深入到这个地区，爱滋病患者就象潮水般涌来。弗里德兰注视着这股潮流，思考着该怎么办。他是一个谦逊清洁而且感情丰富的寡妇的儿子，他的祖先是来自俄国的移民。他是靠半工半读和奖学金才完成他的学业的。他曾在尼日利亚行医两年，后来又在波士顿行医十二年，

还在著名的哈佛大学任教多年，并在一个少数民族医疗中心进行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他阅历丰富，意志坚强。

1981年深秋，他带领医疗队来到了蒙蒂，获得了直接接触爱滋病患者的机会。他们的第一批患者中有三位青年人，他们的呼吸系统莫名其妙地失灵了。其症状看起来象肺炎，但又象一种血液病。通过调查，这三位都不是同性恋者，从未发生过鸡奸。最初，医生们甚至肯定他们在撒谎。

弗里德兰通过调查发现，这三位青年人都是静脉毒品的使用者，他们和许多人使用同一针头注射毒品。弗里德兰和队友们开始寻找这些针药嗜好者，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染上了这种神秘的爱滋病，他们的妻子、情人和哺乳的婴儿也在劫难之中。

蒙蒂传染病服务中心变得空前忙碌，随着病人的增加和一部分病人的死亡，整个美国都恐慌起来。全国各医院的工人和护士都象惧怕麻风病人一样不愿接近爱滋病患者。当局威胁谁不为患者服务，就停职开除，也不许任何单位再雇用。并首先对一位敢于说“不”字的工程师进行了制裁。

弗里德兰的妻子为丈夫的健康担忧，怕他被这场瘟疫夺走。但她也是医生，毕竟比普通人更懂得丈夫的职责。她看到丈夫回到家彻夜不眠忧心忡忡的样子，十分心疼。弗里德兰在考虑惨遭厄运的病人，妻子盖尔关切地问：

“你肯定要干下去吗？”

“是的。”他回答。

“你一定要小心啊！”

“是的。”

弗里德兰大胆地与爱滋病患者接触，抚摸，拥抱，给病人以真诚的爱和安慰，鼓起他们求生的勇气和信心。他不戴面具，也不穿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长袍，他鼓励队员们也象他那样去接近患者。因为，爱滋病患者往往生活在极端恐怖和被人遗弃的气氛和环境里，人虽未死，但精神早已垮了。如果照顾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用被褥把他们裹起来，每天把他们的饭放在病室门口，那么，这些人就更无望了。

弗里德兰按照妻子盖尔的嘱咐，强制自己清洁。有时，他要花很多时间洗手。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特别是当他喜欢的病人死了的时候，情绪变得很坏。面对逐渐增高的死亡率，他真想嚎啕大哭。作为一名医生，面对奄奄一息的病人而束手无策，他感到奇耻大辱。

随着病例的增加，弗里德兰越来越不能战胜自己的伤感。他的爱滋病患者，有的是工人，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妓女，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弗里德兰并不厌恶他们。一位名叫罗凯的青年，是戴蒙·鲁尼恩小镇上的一个扒手，他染上了爱滋病，是医疗队接待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几个月后，因为床位紧张，他主动要求回家。他身体单薄，呼吸十分困难。弗里德兰用轮椅送他到邻近的另一家医院去。半路上，路过一个卖汉堡包的自动售货机，“请等一下！”车子停下来，这位年轻人掏出一叠钞票。“我可以买午餐吗？”他响亮地问。弗里德兰见此情景，泪水浸满了眼眶。他点点头，由护士为罗凯买了一只汉堡包。罗凯吃着笑着，最后一次品尝了食物的芳香。

查克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与一般的爱滋病患者不

同，他不是盼望医务人员接近他，而是以火山爆发式的盛怒赶走医务人员。他的病情最严重，最恶劣，他怕给医务人员带来更多的麻烦。他叫喊着，诅骂着，拒绝进食、服药，把护士从他的房间吓跑。弗里德兰逐渐喜欢了他，理解他是想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查克对爱滋病充满着恐惧，对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厄运表示不满。一天，他不再吵闹了，他的生命完结了。

3

弗里德兰并不是第一次流泪，也不是最后一次。1986年1月的一天，他正坐在办公室里苦思着攻克爱滋病的对策。电话铃响了，他迟疑了半天，才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的消息，比以往的更坏。玛丽亚的病情严重了。

玛丽亚的病情，正如弗里德兰估计得那样，在治疗好咳嗽和哮喘之后，有一段健康的时间，她曾高兴地出院回家了，又管理家务了。她的美丽复原了，显得生机勃勃。这个夏天，她曾给医疗队带来了喜讯，她和她心爱的尼凯正式举行了婚礼。尼凯不愧是位好青年。玛丽亚得了病劝他离开，但他坚决地说：“不！”他表示要同玛丽亚永远结合在一起。他说：

“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六年，我爱你，不管你得了什么病，我们应该结婚。”玛丽亚为尼凯的健康担心，带他去见弗里德兰，讨论玛丽亚的健康问题和将会给尼凯带来的危害。但是尼凯说，爱，就意味着两个生命永远在一起。他做了两次爱滋病病毒血液试验，第一次试验结果证明他健康正常，他就拒绝去取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不管我是否得了爱滋病，

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他说。弗里德兰为他们真诚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在玛丽亚健康好转的时候，他亲自送玛丽亚出院，并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但是，爱滋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治疗好一种感染，另一种感染会接踵而来，直至毁掉这一毫无抵抗力的生命。玛丽亚在家里度过了几个月甜蜜的生活。新年过后，她的尿道感染，又被送回了医院。

冬天消逝，春天来临，玛丽亚的力量衰竭了，她不能再和心爱的孩子们一块玩了，再不能为尼凯做可口的色拉了。她看到了弗里德兰，无言地微笑了一下，还是那么楚楚动人。弗里德兰想，重要的是再鼓起她求生的欲望，扬起她希望的风帆。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长谈。玛丽亚仍然相信弗里德兰，但她知道自己的健康期已过，面临着死亡。她答应不自暴、自弃，让生命在最后的时刻，放射出光彩。她要求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她要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讲述爱滋病是怎样一种疾病，它是毒品和同性恋的疾病，是影响我们时代文化的疾病，是一种象她这样纯洁的妇女也可能染上的疾病。

消息传来，社会上成千上万的人们，包括吸毒者、同性恋者，成群结队地来到这家医院，要求见一见玛丽亚，倾听一下她的讲述，亲眼见一见爱滋病患者是什么样子，爱滋病给人带来怎样的痛苦。

1986年5月的一天，弗里德兰根据玛丽亚的身体情况，在医院的大厅里安排了一次讲演会。春寒料峭，玛丽亚要求打开空调以便暖和一点。然后，她开始了讲述。她说，她很恼怒

她的前夫因嗜毒品给她带来的灾难。如果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他，她一定用鞭子狠狠抽他的屁股。她的讲演，深受来访者的欢迎，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玛丽亚对死已有了准备，她认为惧怕死是没有用的。“花开，花谢，在另一个季节里花还会再开。”她急促地说，“我不会屈服于死亡的。”当有人问她是否考虑过自杀时，她的目光里闪烁着愤怒。她说：“我不愿躺下，不愿死去，死亡一次次召唤我，我一次次踢走它们，我要大声呼喊！”

弗里德兰感到一阵阵心痛，他想，要尽一切可能保住玛丽亚的生命。

4

弗里德兰去参加巴黎国际爱滋病大会，并准备宣布他们的论文。唯有他知道，他们的论文，不是病症和死亡数字的统计，而是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发现。

弗里德兰要动身了。临行前，玛丽亚的情况很不好，通体发烫，高烧已使她躺倒，再也坐不起来了。但她十分乐观，心情也很愉快。当她得知弗里德兰要去巴黎时，她要护士替她给弗里德兰打电话，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机场，弗里德兰接到了护士打来的电话，他再次被玛丽亚的精神感动了。他嘱咐，一定要照看好玛丽亚，努力保住她的生命。

5

在巴黎大会上，弗里德兰打破了同性恋是爱滋病根源的